# 孤樹裒談

孤樹裒談卷之四

仁宗　宣德紀元

○永樂二年七月翰林侍讀斈士王達講乾之九四奉儲貳為說講畢　殿下召問臣士奇經旨于此必无儲二之說達不含譏否臣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書宋儒胡瑗之說　殿下云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奉此說乎对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圣夫有聖夫用常人有常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又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　殿下悅又对曰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義

上旨命內閣之臣閱过有未當處悉与改正然後呈　御覽允當然後以講內閣解縉專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臣士

丁集

奇閲易昨日進呈此條　上問儲貳說有據否臣士奇對以
以胡瑗之說　上甚喜蓋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見
殿下喜自是講義有疑処必召解胡寺四人相与辨折暢而
後已遂作数鉅冊命春坊司経局臣分録講章以備常閲
殿下監国視朝之暇専意文事因覧文章正宗一日諭臣士
奇曰真徳秀斈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斈者臣对曰徳秀是
道斈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斈衍義一書大有益斈
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観大斈衍
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閲既大喜
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无因留一部朝夕自閲又取一
部刷刻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
臣一部蓋　殿下汲汲于善道如此
上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間与臣士奇言欧陽文忠文雍容

氣象醇厚近三代生不同時之歎且愛其諫疏明白切直幸以励羣臣遂命臣及贇善陳濟校讎歐文正其誤補其闕厘為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傳廷臣之知文者各賜一部特不過三四人而止恒　諭臣曰為文而不本正道斯无用之文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真无忝矣庐陵有君子士奇勉之臣叩首受教　三朝聖諭録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礼部行南京慶賀監国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　監国表命庶子贇善撰呈稿　殿下不懌　命尚書蹇義持以示臣士奇曰甚宂寥且不着題以賀白鹿白龜皆可　命臣士奇改盖士奇改一对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仪后增一对云甬鳳同類賸上于帝舜之廷如玉其輝翯翯在文王之囿義以進　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内厨進膳遂命内

使陳昻撒以賜臣且傳　旨諭臣曰其勉進菜食早出非但
倚卿文字久不聞直諫之言慮有过不知急得相見也同上
○永楽七年賛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殿後道説賦詩之法一
日　殿下雇臣士奇曰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対
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引南薫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
為尚矣後来如漢大風歌唐太宗雪耻酧百王除兇报千古
之作則所尚者覇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辞氣志已衰如
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万世之鑒戒也如　殿下於明道玩
経之余欲娯意于文事則两漢詔令亦可観非独文詞高簡
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无益之辞不足為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对曰帝王之孝所重
者不在作詩

太祖高皇帝嘗言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於今
殿下之言當致力于重且大者其餘事且姑後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对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者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爲人主尤當致力于此　同上

○永樂中御史李祥劾仲成嘗奏
勑理木植税課之弊王汝玉與爲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
令旨命祥并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反重既従意遂已化者後皆得免及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爲御史查理木植税課者乎对曰然曰李祥安在对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
命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聞之進疏曰向来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有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漢景帝
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覽之喜即有青罷治仲成而降
勅獎諭臣且賜米及銀幣又 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
何憂 面書附
勅少傅楊士奇覽卿所奏道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
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誠為忠良股肱之臣也
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肯進言今
覽此奏朕甚欣喜足副于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
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賚卿白米十石
綵幣二表裡寶鈔二千貫實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
副朕懷故勅 同上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輔春坊官亦畀制纂修其事并翰林

院掌之元內閣掌誥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溥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雖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成方得與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而偶與纂修之事者也況永樂間胡廣所兼不過左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傳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　双溪雜記

○太宗既久不見　皇儲亦頗畏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使人進曰請令夏原吉往

上問何故对曰 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忽有所召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歎服從之比原吉至

仁廟初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裁問誰對 命左右对原吉 仁宗曰原吉來必能爲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道 上言 仁宗乃安即与就道 野記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奕棋因命曾子棨先生庭制詩云两君对敵立双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舜悲聲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炮下金城帶閑識得軍情事一着成功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賢識錄

○永樂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什服衰易服震奏已遂退遍語羣臣明旦易服士
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上衰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絰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時黃淮同余意然不敢明言忤震乚厲声令
余曰朝廷每事被尔[illegible] 尚書蹇義從旁解之曰渠言當理國
家事公豈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
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李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余文武羣臣皆從義等所定朝定
上召蹇義原吉及臣士奇等 諭曰呂震昨奏易服皆与汝

等議之前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所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

吾豈忍易後聞士奇之可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

曰張輔知礼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中亦未當然

不必再以語人羣臣所共便

○上御思善門選用東宮官命戶部尚書郭資為太子太師仍

兼尚書蹇義夏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且病請令致仕

上意可召臣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 先帝初奉義兵一切

軍需粮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竭誠輔佐甚得資力今出

危履安吾嗣大位乃遂弃之吾誠不忍臣对曰故舊无大故

不弃以 皇上聖仁 上問臣資為人果如何对曰資強毅

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非堇泥格 恩澤不流于下

上問其故对曰 詔勑数下蠲免亦傷祖税資不所開除必責

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过之大者然耿介廉守廉非甲所及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与之同寅當不復偏執矣乃不從二人
言元幾蹇夏又數〻言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政必為所格
上弥從之命資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璽書褒諭賜銀鈔
綵幣俾其學資歸驛月
上念之不置閱諭臣曰先使大臣然乎不以資其謂我何吾欲
遣人視之少加賜賚對曰賜賚有時而尽洪武中有尚書致
仕給全俸者今北方倉廩少儲得減半給之可常足用
上喜即命戶部給資半俸　上之篤于故舊槩類此　三朝聖諭録
○仁宗皇帝日記幽言
太宗稱之為聖帝聖孝緝熙詞翰並精尤喜本業在青宮時每
得試録輒指摘瑕疵手標疏之以示宮臣往〻審當語之曰
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野記
○仁廟体肥碩腰腹數圍　上常令太子諸王習騎射

仁廟苦不能 上見轉丞令有司減削肉食某官毋供膳私益以家殺 仁廟德之 上知醞其人 仁廟登極乃官其后
仁廟失意于 文皇每含愠言何以了事 仁孝每勸之一日內苑曲宴又對 后詈之色怒甚既而曰媳婦兒好他日我家虧他撐持又曰吾不以媳婦故廢之久矣謂 仁孝也時先在侍忽不見 上令覓之乃在爨室手製湯餅以薦比薦
上大喜復至感泣命痛飲而罷 野記

○永樂十五年 上在東宮卜筮專用揲蓍而斷以周易凡後世俗占法皆不用嘗命臣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要旨為一編既進
上悅名曰周易直指臣進曰周易因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請編緝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踰年輯成以進

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臣士奇綉衣銀帶先是徐好古
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進之
上諭臣曰凡此皆書貯本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
覽蓋　上素好学如此　三朝聖諭錄
○文帝初　仁宗為皇太子　帝命監國居留都又以其柔仁
令漢庶人輔之庶人于諸王中特雄桀勇力絕人極精弧矢
每從　上蒐畋射生特多有鳥並柯而棲庶人連發二矢前
矢已貫禽偶棲者未竟而后矢已及遂聯翩而墮焉其妙如
此　上嘗稱之謂昔有一箭落雙雕之者我漢王豈不匹休
之及輔監國既久屢欲歸朝無計然
帝[illegible]為國監重自又不可少之每思欲在左右後公以孝如南
都庶人因託陳委曲歸言於
上上即命召至繼令之國於時反謀未嘗一日忘暨

仁宗践祚疾人亦輕之姑俟稍愈而發无何

仁宗晏駕庶人謂我向在兄未正位時猶欲居之况在亦應竟

取况姪乎逆謀遂決

○永樂廿二年八月辛上楊榮自行在还報　大行晏駕

東宮殿下即遣　皇太孫出居庸關平迎　梓宮時京師諸

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籍

籍慮護衛為變遂秘未發喪　皇太孫瀕行啓

東宮殿下曰出外有詔命曰事非印識无以防偽　東宮殿下

顧臣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臣對曰　殿下未践

祚今居喪无所事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東宮小圖書亦間

太孫出外无行事惟有上稟　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

之權宜即納上　東宮殿下即取付　太孫且有啓事以此

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上就命之既行　殿下顧臣曰汝此

說是纔出從違亦繫機之會當審

大行臨御備位久未定浮議皆屬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與
又曰自今朝廷之事俟奏處與汝但處亦有遲疑汝須盡心汝
二人吾當直用不輕也對曰　殿下嗣位朝廷大小事皆當
盡公以厭服天下之心須溥恩及下然必先念從征行之臣
若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書以為貶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
侍近　殿下必不遺惟不願先及此
殿下初政收人心之機也　三朝聖諭錄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華蓋殿大學士謝
恩畢聞拆新司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宮禁香炭
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為
上望見士奇喚謂蹇夏曰拆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听
之臣言詔下才兩日今聞拆新司傳　旨賦棗八十萬得无

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嘗曰吾固知學士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

　猝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又顧蹇負及臣士奇曰汝

　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同上

○解縉傳

太宗論及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余徐驗之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

　向所論皆定見也此事楊公既著于　聖諭錄於解墓碣內

　又載之墓碣載解初被廣人譖出為廣西參議以李至剛言

　其怨望又改交阯后入奏事廣人復有言遂徵下獄后三年

　病死獄中按李至剛墓表亦楊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獄而

　并下李今莫知其忽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誕而附勢雖才不

端之奏而怨之故欤
上之并下李也所謂洞烛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甚矣
如此小人終亦何利解死獄中而李不死則命也
仁宗臨御既明觧究又宥其從子為中書李維以緣官故為
通政尋出知遠郡賢否在
聖衷其彰彰矣乎　餘冬
○永樂中臣同尚書蹇義侍
仁宗皇帝監國義重厚老成更歷多而慮深臨事寡斷每同
承顧問一事之間義常持兩端猶豫未決臣進曰有事須行
死終不决之理　上曰然受事皆應復
命豈得不决義曰事當熟慮慮不熟有後患故必應詳審
上曰義言亦是臣对曰凡事豈得不思但思多則惑即思而有
疑則擇一端近于理而可对　上言者行之

上咲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只如士奇言擇當理者從之
不須多思致惑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楊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殊任不可以例論也后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既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双溪雜記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庚午百官習新正儀於海印寺用樂明日臣士奇等進言近禮部尚書與臣等已議定新正朝儀不用樂昨日習儀所仍用樂不依今四方朝覲官皆集於此觀禮乞　勑禮部設樂不作不報以蕭尚書呂震復言臣等所議不

嘗榮幼孜皆欲已榮即趨出臣与淮不可三人遂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得　旨午門官入奏臣等尚未退遂有
旨命礼部設樂不作正月初二日特　召臣士奇四人奉天門
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鄉等所執停樂是為君以受直言為美不受直言則过益深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忍如昨日胡俞從呂震言今悔何及賴汝等尽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尽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緡文幣一表裡　三朝

○仁廟好文之主宮僚鄉济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奇梁潜蔣　御醫周文英皆被詩文宝翰之　賜甚多予前年識壹問軒稚二窓長於兵部後堂閱馬尚書　賜物見刻本
仁廟御製文内多具為近得天台徐氏所藏　令旨一通永樂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皇太子書一通冬至　賜詩一首永

乐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御制問古詩各一首十月二十七日
呈試王業古詩一首
聖製必已具刻茲不尽録ヒヒ 令旨書各一以見 昭皇帝崇
文礼矣之盛德云尔其文曰
令旨說与好古尔将選詩內取易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
興三字毎字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句八首尔為選擇王鎡
直明日早要進來看又聞卿老疾可稍得否乃冬寒善加湯
藥順時將息 旨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春善好古先生余
欲李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余為構文請益好古其
詩題与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今晨覧卿為余所收之詩
甚是千采清雅古有益于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
擾煩 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士乎然優待必豈忘 朝夕
但卿今年迈恐余為李有月似卿朴直苦口者百亿一二面

諛順頌者比比有之故特相與觀繼者為卿才德直亮遇卿
康健篤于其事卿宜俾勞瘁于成業惟堅藥石之言日甚一
日毋務紀錄諸之處若余成孝根谷之礼豈得忘之春煖
猶寒當善為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余懷　旨不及永樂十
六三年三月初二日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
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
間畜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郡縣覲朝官皆集
請每員給一馬俾畜可散一千余匹正官給牝佐貳以下給
牡太僕死馬寺歲課其息有罰与民同　上令蹇義夏原
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蹇義　命已下臣士奇聞之謂
慶言必不可行慶忿甚不納臣士奇遂詣扆前力陳不可曰
朝廷以礼徵夫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自執事今皆役之畜

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時蹇夏皆在侍
上曰士奇論當慶固死識汝兩人亦言其便何也兩人对曰初
慶与臣并言此出　陛下意必欲行以之非謂出於慶也
上曰幾誤朕矣頓首士奇曰少項批出罷此令明旦復奏
陛下許臣罷散馬之令豈遂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材抱
德者自此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貴產累及
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　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后世誠非
佳事　上曰吾偶因聽稽緩耳明日必批出又明旦復奏內
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諸衛官多領馬矣且今所領多在
駒初受羈絡病方人敢怯不能控制並視其奔逸有號泣衢
路者矣臣恐將來逃竄者非但不願仕亦死志孝問此令失
之非小　上曰吾即批出不衣也本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並道必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

李慶曰震亨意深難答只念爾朕心亦孤立意為甲所傷固
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陜西按察使
陳智言亂領之例
上曰亦就擬此旨物上收馬臣士奇叩首对曰古人有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有領去者望如何處之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給之不責生息虧欠亦不
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馬給边軍操用 上復顧曰繼今
今有未便惟容与朕言此皆多不識大体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 三朝圣諭録
〇仁宗嗣位初一切政議與者三四人而蹇夏二公宠眷最盛
杨文貞公撰蹇忠定公墓誌載當時所賜師傅之臣銀章各
一曰繩愆糾繆蹇首被賜
上謂之曰朕有过卒卿但具疏用此封疏識進来夏忠靖公莫

誌亦言之楊文敏墓誌云

上命範銀為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傅公与金勿孜同受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是已然金文靖公墓誌又云賜大臣五人銀圖書文並同前按楊文定公于文貞神道碑載公當時被賜銀章一其文同前然則賜五人為是蹇誌共熙初賜誥蹇公等誥詞

上特增二句勿謂崇高而难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夏誌不書今忠靖遺事載此誥詞 月記

上諭曰此朕实心盖望公等匡輔之切也按陳祭酒敬宗所撰黄文簡公墓誌此誥詞蓋亦同被賜者而繩愆糾繆之章弗及焉一時特恩固各有所在耶我

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宜諸公之各尽其才也 餘冬

上嗣大寳之三月特詔吏部令京官五品以上与御史給事

中及外之布政按察司与郡縣之長吏各舉才德堪守令者
命下少傅楊士奇与翰林侍讀學士王直會議舉左春坊中允
張宗璉應詔將上上以奏所中外皆未有奏者而礼部郎中
萬鍾最先奏宗璉會
上擢用舊宮臣以宗璉為大理寺右寺丞當之南京出
上親命固非用鍾言而鍾遂以知人名縉紳間　上臨御以來
惓惓焉哀矜庶獄雖笞罰不自用必付廷論每憲臣奏讞議
必懇諭之欽恤之意移大理天下之平宜夫親擢而后授也
○仁廟在位時一日內臣道及
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為儲諭意於東楊東楊即對以趙府而
身欹側不正遂宣趙府熟視頃之意頓罷
仁宗聞之即日降內批陞東楊少傅謹身殿大學士西楊得旨
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少傅兩傍乃傳出未幾復陞黃工部

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假以為東楊地乎而加太
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
宣宗因東楊便殿奏对手執此牙牌曰今在我身边如何尚帶
此牌可即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后實録完乃同西
楊進少師
○漢庶人既獲繫于禁省以鉄鎖鏁其足而維以長木曳地及
見 上庶人以足遏伏不廻拉 上足 上踣庶人將遂為
弒逆左右急扶
上起而免即以銅釜覆庶人燔之　野記
○洪熙元年正月吏部傳
旨命臣士奇兼兵部尚書三俸俱支士奇明日見
上叩頭辞尚書之祿曰少傅殿学士二祿臣已过分尚書一祿
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昔張楊栄金幼孜皆受三祿汝独二

戕外間將謂朕何汝必勿辭士奇叩首言請辭尚書之俸

上曰汝劳勤二十年一志不懈故以禄相酬何用尚却对曰請必辭俸尚書月俸六十石國家可養六十卒臣受二俸犹惧、过分敢望復加、 上曰不受俸米可折支俸鈔对曰鈔亦俸也与米但異名耳時尚書蹇義在傍言於

上曰听其辭孝士一俸亦可臣士奇曰辭俸當辭厚者何用取虚名 上曰朕成汝志遂听臣辭復稱義曰廉介之風士奇有焉於是黄淮亦辭户部尚書俸　三朝圣諭録

○礼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惟江西吉安為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落者咸以為言 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擇、第若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之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克忠等則皆北人也時年再試寄監、下第者八中式者四百一十

五人次其等弟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人為州吏
目洪武取士之科蓋止于此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
士自士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餘冬

○上召士奇至奉天門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皆由翰林不嚴
試所致此弊已数十年非一朝夕之故今不可復尋舊弊必
嚴試之即其中皆下惟得一人亦可即皆无可取亦不妨但
須得实才

上又言科舉弊亦須革臣士奇对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举問遠不逮南人对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
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

上曰然将如何試之对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后於外書南
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
入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学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此北士充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往与蹇義夏原吉及礼部計議各処額数以聞議定来上会　宫車晏駕

宣宗皇帝嗣位遂　奏准行之　三朝聖諭録

○仁廟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夜来玄象否対曰不見

高皇帝有私習天文之禁故臣等不能暁　上曰大臣与國同休戚豈可論此朕夜中観之紫微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思久之長歎拊髀而起明日遂宴駕　野記

○十一月十二日復大理卿虞謙官先是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榻前密請旨不當于朝班対衆數奏為晋恩者又言其属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為大理少卿而陞時習為卿其后臣士奇独進奏事畢不退

上問臣汝有欲言者否対曰有非虞謙乎対曰然

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对曰外聞皆云時習実无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无此言今冒居卿位慚愧不安臣又言謙懇事　三朝皆居通顯頗為得大臣体者月令所犯小过　上曰吾之悔亦念此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对曰雖起于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曰吾有以処之会吏部交阯闕按察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迁廣誠吾过矣後其大理卿改時習交阯憲使　上之勇于改过率類此　三朝聖諭

○十二月翰林院進呈三孤誥草

上閲既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难入勿以所從違而或怠顧臣士奇曰此朕实心卿等勉之　又諭臣士奇曰近日覓蹇臣齋甚好事或未當輙有封章進来臣士奇对曰

陛下聖徳容納昔嘗謂有言顧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

上曰朕志正如此朕所閱羣臣言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朕言有過退未嘗不悔去許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願陛下常以古人為法　同上

○李祭酒先生時勉始為侍講直諫仁宗大怒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瓜擊其脇〻折曳出舁下獄楊文貞公遇于外朝以燒酒灌之得不死宣宗即位召見亦盛怒將戮之先生對云云乃少霽已而仕之及為大司成在正統中諸生稱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時王振勢傾朝野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款至先生獨否振又銜之令人密廉其事无所得彝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手植先生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声罪以為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

聖旨以百斤枷〻之肆諸成均前時為三械与司業趙琥掌饌
金鑑同枷先生之械特重數斤而竅極隘不可飲食鑑請易
之先生不可始先生以助教姑蘇李繼為浮薄厭之至是繼
力自効繼家富素結諸權貴与某伯李者為兄弟因李 令
昌伯孫公至是李為求援于孫〻適生辰家啓宴
太后令家士礼孫因附奏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比年毋得入公卿
為賀国子李先生不过一幅絹帕然辟此大人君子臨貴為
染令諸公皆集独李先生為 朝廷衍揚之禁臣席无此君
子為重故不樂尔奏上 太后即邀 上言之曰祭酒尊貴
之臣奈何施以囊頭是甚細紀 上言不知
太后曰不知作甚皇帝 上遣問之乃知振所為也即飛詔放
李先生令就去賀孫謁男公乃得什繼又已備儀物公因就詣
其宅初筵猶未散也或曰諸生司馬恂者上章願代枷伏三

日始得命脫械又始蘇稍遲即死矣又曰願代枷者百大用

初李先生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　朝廷結鰲山一騎控先生馬而行中途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騎以錢大書揭于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倉卒間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遽往先生叩之婦言夫為錦衣千戶方當海外差昨出看鰲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驗之良是即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又千戶还妻述失釵事夫言非李公汝當時憂思為疾或且致絕汝絕吾亦不聊生是二命所關也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却之其人言公不受不能強此一片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所得而甚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為血竭當識之既而先生被係脇折舁至錦衣適此千戶涖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

良醫師入視醫云可為第須得真血竭千戶曰吾曩固嘗見
公立命問其夫人夫人取丹之醫治藥以板夾脇傳之越一
日夜遂甦焉　野記

○仁宗郭妃以　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
上亦往妃進巵于　后后不即飲　上曰尔又為毒乎遽取飲
之妃失色无及矣俄而　上崩妃自縊死時適雷

○宣廟嘗乘怒殺二奄尹心恒念其非辜晚年每遊幸時指曰
此廝又在此即命弨丸自射之左右問何如
上曰即某某見從行㦜伏于前如候伺者以後益頻以遂宴駕
宣廟崩時膚肌燥裂犹爀魚以裂剤　野記
太監阮安傳說

○舊制生員以年貢入監止襴无所変至殿試遂授後方易命
永洪武中嘗許監生戴遮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貢士入

朝　上問此着監衣何人左右对監生

上曰教着青衣好着乃易青袍迄今王尚書恕左吏部有欲請歷事附選監生服冠帶者以咨于王王曰秀才在諸司惟此衣巾易办猶可礼待若冠帶則与承差办事官无異任其趍走于前而礼貌无少別所損乃大矣乃止近南京有司亦草疏謂吏胥在選即已冠帶況儒生乎欲行亦有沮而寢

○陳嗣初久著文名大学士楊士奇素不識薦于

仁宗遣使驛召即至士奇坐東朝房候与相見先教以面君之礼繼以方巾布袍隨使者見　上于武英殿中

上曰當為侍從繼曰臣下部火氣难居禁近

上曰今下何処繼又曰臣舍館未定　上因厭其語言无遜動止迂踈止除國子博士最為冷官諸生各以經課求改嗣初惟諳古文不通經義数為諸生詆咲不堪因往士奇訴曰先

生牵継雖愛之实害之継於此官不能一朝居也諒罪夫泣不已士奇特奏改為翰林五経博士稍進倫討以帰寓圃

〇洪熙元年二月朔臣士奇武英門独对

上問近日外間事对曰竟告訐之風復萌且動輒加人誹謗禍及身家請諭法司禁止

上曰不特此如宮中一事朕所甚悪尤須厳禁对曰此當用璽書行之

上曰尔更思三二事通行焉　聖心惓惓于仁政无時忘也

〇趙王既之國鄭村堤多饑禾耕地

上命太監左角擇二頃膏腴者賜臣士奇盖前已賜蹇義二頃矣至是聞命恳辞

上曰汝于朕表裡一誠未嘗婡阿首鼠吾資益良多此所以心恒不忘汝前辭禄今又辞田何執之固也对曰臣起自寒微

適逢　聖明今踰越涯分万〻豈嘗尚不知止足幸
陛下大恩不使之滿溢庶幾少延殘喘服事
陛下三二年復歸全山林皆　陛下之賜
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對曰
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允臣辭田明日　上諭蹇義曰士奇真
能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貪吏乎　三朝聖諭録
○洪熙元年四月初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元吉楊榮及臣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无
闕政生民皆安蹇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以為尚未義等對
曰臣等觀　上即位以来詔書勑旨无非仁政百姓无科斂
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臣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
有艱食之人須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上咲曰吾意非為此也朕与諸卿相与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尚書切望臣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未一章言周王求藥事不曾從後亦悔之蹇三人皆无一言豈朝廷政果皆无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復召蹇義还諭曰尔与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夫良皆吾所倚任各与尚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侍人宜均亦望与榮幼孜死与之後往聞榮有怨謗語義对曰榮之不足于義者為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誹語臣实未聞左右之說惟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又嘗自兄

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尔二人耳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疑諱　上之求言懇切如此　同上

○上自临御以来大理少卿弋謙数言事

上頗厭之[illegible][illegible]尚書呂震吴中都御史刘观侍郎吴廷用等交

奏其賞直沽名遂召臣士奇并楊前詰以謙之逾分臣士奇
对曰謙不諳大体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惧矣　上雖不罪謙然當朝之際数
形于詞氣又数日
上御奉天門臣士奇獨奏事因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〻不當
者不罪弋謙不曉事激
聖怒数日朝臣皆悚駭相与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
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是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过自今吾
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
事者少　上特召臣士奇諭曰尔料事不虚自免弋謙朝言
者不至豈果无事可言对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諫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过实
者尔可諭眾人以朕之实心对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
得筆書親諭乃見　聖德之实遂令臣就榻前書
勅引过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臣士
奇曰朕有过不难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尔朕知心
无吝于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害民者於是
召弋謙諭曰尔本清鯁之臣朕今取清鯁用尔遂陞謙副都
御史賜鈔千緡馳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并糾察安等同上
○洪熙元年四月有　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
賜謚倡建祠于墓四時　賜祭臣士奇言于
上曰礼貴得中　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
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得过社稷孔子而与宗廟等
上曰吾过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尔下令而不覺其过今

賴尔正此失对曰先儒有言周公之功固大皆臣子之分所
當為何况濟芉
上曰然遂召礼部改祀春秋焉
上未嘗有固必心從義迁善速于轉圜云
○上自少侍　太祖高皇帝明于星象士奇侍監國時間以教
臣曰宋元儒者多晓習不可忽也元年四月中尚書蹇義夏
原吉楊及臣士奇奏事奉天門畢　上問夜来星变曽見否
皆对曰未見　上曰蹇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臣对
曰臣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
召蹇義臣士奇至奉天門
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对曰今
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之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君德　上曰朕吾去世后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

二勅二印賜兩人臣士奇得楊貞一印勅曰云云皆拜受

而退蓋踰月　宮車晏駕矣　同上

○洪熙元年引郡縣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題考試

附錄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

正氣完邪氣死自而入又問劑醫劾率復何如對曰善治疾

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錢塘許誥

宣宗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　議榮言請先遣○勑趙王詰其与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徐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勑士奇曰事須有实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

勑旨以何爲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与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无辭士奇對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白蹇夏言之士奇往見二人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可中沮邪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后或有变如永樂中孟指揮之事誰任其
咎　士奇曰今事勢与永樂異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
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実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
即如公言今若何處置士奇曰為今之計
朝廷重尊属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无虞而於○國体亦
正矣二公曰公言固當然
上特信楊栄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与栄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不可恕其无罪者当加厚之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灵栄曰汝既不草○勑則我当以聞時惟楊溥意
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栄聞溥言即擬入見溥士奇亦踵其

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召蹇義入蹇義以士奇言白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寢兵遂还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蹇

及蹇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声曰奸机會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見尼矣○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

喋請尽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听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对曰今

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趙王最友爱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爱然當思所以保

之之道吾今將封羣言俾都御史刘观及公侯中選一人齎

以示之使自處对曰必不得已則於
皇親中擇一人与趙心相孚者偕观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璽書親
諭之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观行趙王得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
生矣即献護衛且上表謝
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疏陳山竟踈斥之蓋○上初眷為山所
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待
趙叔不失親親之礼尔有力焉自今朕以見忤為嫌遂賜白
金寶楮文綺　聖諭錄
○宣德二年十一月黎利遣人進所安南陳王三世嫡孫暠表乞
立為陳氏後其辭懇切

上覽之容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
後得之也表出黎利之譎偽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
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処之二人對曰奉以
与之免名從示弱于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
之且諭以三人所对曰今日与尔兩人决之榮对曰永樂中
費数万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
可從不若因其請而与之旋禍為福
上顧問臣云何对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来兵民困于
交阯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示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数々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决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
賜酒饌明日朝罷出暠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簒弑毒虐國人
太祖文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后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
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未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
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后尔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
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漲不武但得人安朕何恤人言
其從之
○宣德二年春交阯之復叛也守[illegible]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

侯柳升爷将七万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宗賛軍務事
且勅慶凡六卿之属才且賢者奉以自助慶所奉十数人其
最才且賢礼部仪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与同
卧起九月入交阯賊于官軍所経之処悉列栅以守升既連
破之直抵鎮夷関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
曰総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
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 玺書数〻戒說謂賊卑以
誘伏取勝不宜軽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与
升力言升唯而已中寔死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数百騎独先
之副及慶等皆在后升前渡橋遽壊後軍沮不得前賊伏兵
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将崔聚固宿将倉
卒賊驅象閧中乱聚被执寇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
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

城々中如都指揮顏福知府劉子輔知府何忠等皆守節死
交阯守帥知任其死事以聞得皆褒贈從升其死者守助隔
遠不明知不及聞時与安鏞同行親見其事后得脫帰者雖
言之詳而有司以死官府上狀不可虜故安鏞之節不得暴
白于朝此世之所深惜而痛悼之者也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楊榮面諭之且賜度金銀刻畨書五顆曰
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自
記如以王抑庵作公傳不具者畨傳惟載公行事之大者体
當然也東里江陵二楊公作祠志東里略及畨書江陵不一
及而東里公云凡今文士咸以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
公之久知之深言之信者余而人其庶幾可无愧也此語以
斟酌考之是安謝世之后如抑庵公如臨川王公英吉水錢

公習孔周公叙皆有文字皆公知己之語而抑菴語尤切
盖抑菴之去翰林爲吏部侍郎出東里公意而建安則嘗惜
之也 聖諭

○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上將赦交阯命羣臣举奏使者僉举
上聞已定尚書明旦蹇義欲易以伏伯安衆莫敢異之士奇私
謂夏元吉曰此死耤小人用之必辱
朝廷公當榻前主張盖時
上尋主夏蹇言既而有○旨召衆皆入蹇遂奏用伏○上顧問夏
对曰不可用蹇義言語非衆所及臣士奇曰伏有穢行而死
李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数日臣士奇独对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死恥人蹇何為欲用之对曰
蹇不过取其能言然信不忠蠻夷之邦不能行且忘其所行必

為蠻夷所卻

上曰蹇辛固非乖何以默然不言对曰非此蹇也蓋亦重其識

上曰蹇不尤夏与尔否对曰蹇平日和厚无人已心况於

国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尔言伏之力故决不用之朕

已知尔心继今但一志為国毋惮遠乖士奇叩首言謹遵

聖諭　三朝

○宣德三年刘有罪下獄先是六月中一日早朝罷○召楊崇

及士奇至文華門命光禄賜食既

上曰吾二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

死貪者年来貪浊之風满朝何也臣對曰貪風永楽之末已

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楽何如对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受不出居從

之臣放肆无顧藉請托賄賂公行无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
奈發
日无敢不守
仁宗嘗謂臣言初到北京○上問兩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対
上曰皀從来此者贓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
多當知之榮曰是時贓貪汚穢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対曰莫甚刘觀臣曰風憲所以擊
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
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悪务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两人久殊
上曰未必都无一人士竒対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
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
清蔽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数日有旨令

劉觀巡閱河道觀既去數日陛辭左右都御史賜 璽書責令
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 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
者發遣京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贓狼藉并奏其子輻脅
制諸道驛私贓入公皆明著實跡
上大怒逮觀父子皆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法司坐觀重法
以輻同犯免科具奏次年四月
上召榮及臣以奏示之且曰觀貪○朝廷處重非過臣對曰觀
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任顯仕願姑屈法全其生榮亦乞
貸之○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為邊吏自辱之過甚死与
年耳○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因與
法兩盡矣遂命法司發遣東 三朝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
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御史佐劾觀遂黜貪淫御史彈劾不

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丰采藩臬郡邑既赴不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勛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昂貪污死後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焉○上累擢之不能伸其激濁之志後而沮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賜勅褒嘉優礼而去其與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余年而終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天順日錄

○宣德初年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耿亦任吏部自不尽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尽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

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薦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之於人恥爲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況其素行奔競者會薦方退其所薦之人已預知之不待

命下而職位地方死不暇悉且又不知所薦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薦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薦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校短量長多愜輿論然各薦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也　同上

○祭酒安成李先生初以言事得罪下獄

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別殿以其激怒○先帝命左右械取將就鞫焉俄又○命錦衣衛指揮王某出看不測之○命王甫行而先生至

上退近臣某就先生問故先生告以忠誠之實

上出有問某具以對

上稍怡命仍就獄蓋王某被○旨急趍出時与先生相失于端門左右而立俟于西長安門外久之而始得之守衛者曰罪人入久矣王某急趍还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于君父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 同上

○午門外東首房六部都察院堂大理寺堂上官候朝之所西下入惟都御史正官独处一小夾室間之近歲都御史顧佐作公聚衆官与諸司群坐立此其一耳蓋亦淂宋制殿廬幕次惟中丞独設椅子坐殿門後稍西北向之遺意也 同上

○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侍

上于左順門遥望見大学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尽誠以對山雖侍從○陛下久然其人寡学多欲而昧於大体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
求不厭當不令涸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旧臣俱陞內閣視事一人行相類
至是浸聞于○上數月後有○旨調瑛南京礼部專設內豎
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踴○上明決山遂見疎不復得近密
前矣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
悚敬凜然吏有遭笞者擿摭佐之过謂皂隸賂放歸息具姓
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召示臣士奇且曰尒不率佐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
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二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
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実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
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庫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
人所排訐下法司之臣對曰此末之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与法並行矣臣退
上名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皁隷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
然不足為过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退
召吏示之狀吏惡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
佐得大体矣數月有因告佐累〻枉人重罪不听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
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是實千戶臧清殺一家死
罪二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蓋上去惡佑善明决

〇国初設中書省有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内閣選翰林六七
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對叅决政机懸然相職而官不
过李士洪熈初始陞孤卿皆潛邸旧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
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充我国用有餘
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死制
宣廟英武乾剛独断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
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事東
楊以鄉官　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
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償命过重因公过輕宜对品
降調府同知
太后題之自是振日据摭内閣之誤裁決一歸于振三楊乃造

請告展省適宗室中有遺東陽上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亦之東楊聞報兼程造朝觸冒瘴疹卒于錢塘以此振崔益専恣大喜功遂因麓川思扒發思仁殺兄弟雖旋遂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糜費貲財亦不訾矣之地竟何益于○國家乃致九溪猺獠乘勢不靖兵連禍結延至葉宗流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繼而起極于土木之大變此乃三楊失抑于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宰相只曰三楊三楊盖所謂者是也丘仲深雜著云一時宰相比称三楊蹤矣然當是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勅使旁午瀕泛西洋曾無一語崔帰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逭哉　瑣璨錄

○宣廟最好詞章是南陽與陳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宮應制南

陽思逢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賛陳援筆賛云渺南極
兮一星爍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頼忠
貞兮俪成宜壽域兮同升南陽以指畫壽域二字欲易而
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先生曰有則改无則罷遂取去賜内
閣二楊先生曰寿域二字如何西楊應曰八荒開寿域中官
还詰南楊曰八荒開寿域此句詩何如楊曰好詩中官曰先
折寿域為未好何也南楊默然少頃陳退食遇西楊于端門
西楊語陳曰進賜寿星一賛甚佳必欽筆也陳唯々后正統
間朝鐘一日不受杵命内閣撰祠鐘文南楊入室中翻旧稿
不得太監候久促陳芳洲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旧
冗此稿先生第口占我爲兩楊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仁宗昭皇后當題主祔廟南楊擬稱
皇太后帀莫能止及後奉命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

孝之碑將西楊寢疾不能出家○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浙建廟孝之碑進呈遂用之南楊又執用其題西楊具本論凡言所建者既謂作之后用作之廟孝雖前元所建非○國家所此不可命且廟與孝二者若只書大孝而不云廟於礼未安請為改作浙建大孝四字為是廷議雖從西楊之言然已刻石无及矣二公孝識于是可知　同上

○有李校尉者口奏

宣廟爺〻詔求直言臣不能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云〻其二頭停乃俺人○爺〻与二宮人何所用直言只此二事為大

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者即它校尉也少削其尖不大去之

上令持去餓七日未說既入獄諸校吏以肉餌啖之七日奏李不死

上令再餓七日校啖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

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呼為李神仙　野記

○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上御奉天門召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独与尔商之然吾未能悉知尔當效助益遂命內傳具稿筆

上曰免災傷稅粮當是時事隔民隔為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死出亦甚艱难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此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对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办買办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之郡縣以聞蘇州尤甚乃部固執悉不与除豁細民多有委弃逃徙者此當量与減除部符下郡縣採办買办

諸物但一槩派徵更无分別出產与否非出產処百姓數十
倍償元納此請戒納該部今后凡物只派產有之処不許一
槩均派苦民年来刑獄寃濫者多感召旱潦恐由于此請戒
飭法司較用平恕務求情実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遠近每
户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歆公什不一二余皆為所　官之
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滿路此請　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户
丁之半放回单丁者免老弱死余丁除籍又有平民本非業
匠為怨家誣引者當審实除豁兩方運粮至此人力甚艰而
倉廪无関防奸人盜竊動輙數万前者就執后者復継恬无
警畏此請　命風憲関防廵察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奸清弊有媿厚
祿矣尔所陳有益于朕皆應行命即草
勅明旦頒下遂令尚膳賜饌　勅諭既下

上聞秉心惶戰仍臣賜鈔三千緡文綺二端及羊酒臣叩首受
賜。上笑曰薄用潤筆耳　三朝
○宣德五年三月清明節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畢　上侍
皇太后于行殿賜英国公張輔尚書蹇義及臣士奇楊榮金幼
孜楊溥四人見
太后曰尔等皆先朝旧臣勉輔嗣君云云遂賜酒饌及白金綵
幣皆叩首謝既还京臣間因独对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宫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
其間才否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訊評言輔雖武
臣而達大義蹇夏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断汝能持正言不避

忤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言然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三事之失
　先帝旋悔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為忤而不從謹之謹之
　上前對曰○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頃
陛下常奉　聖訓　同上
○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大事未於
　者文貞首對有三事其一建庶人雖已滅曾据御四年嘗命
　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号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後用對曰行于一时万世信史豈可
　蒙洪武之年以乱实后頷之或曰且請謚焉
神宗皇帝非实其二云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誅

太宗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国
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野記
后默然未答三公即趍下扣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遂出
○宣德五年六月一日
上于文華門御道房左右独召臣士奇諭曰楊榮家畜馬甚冨
初聞之張輔未信今察之皆得之边將榮交通边將其害豈
可任於機密之地对曰榮与諸將交盖因永樂中屢從北征
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数以此於諸將稔熟今内閣諸臣边將
之強弱才否边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変𢍰惟榮一人
知之詳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之際榮未可輙他用且其
在密地凡制勅中予奪高下皆稟上　○旨又有臣等同议而
行豈榮所得独専且臣与之同官久亦嘗观其疵焉三五足
有之多不能备盖物未易亦

上曰依末知其家焉爻蠲于市朕知之審矣張數請復永樂以
末調衛軍官朕詢其兵部已有罪調衛洪武舊制死可復之
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
姑容之
上曰朕初嗣位若惟信榮言而不聽蹇夏則士奇不得在此久
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對曰
陛下曲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頗一 陛下推天地之量容
榮使之改過自效此道在
陛下今日所當行 上意乃釋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三朝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凡十有二詳減不
一其三曰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於九斿○朝臣
表賀○上謙不居賜之璽書相勉戒飭時楊文貞在閣進詩
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己丑其日丁亥文瑞在酉大星如

九九存之旁有言若射金玉其殆煌厥名含香大史敷奏百辟

嵩呼賀祥獻壽

皇德仁聖謙讓是崇歸功○穹祇歸功

祖宗歸功

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飭厲敬哉死怠數句善焉

聖君之心　餘冬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吉卒　朝議欲贈以伯者以死例而止蓋為國初文臣死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基封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瑺封忠誠伯生而受封死何妨贈言者未考爾后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　同上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者言范太監來臣倉惶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悚懼言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上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万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
故來耳遂辟左右語竟顧謂臣曰此居宜弊當為汝葺理臣
叩頭懇辭曰 陛下官俸不覺臣必不敢當且 車駕今夕
甫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万一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
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家問臣 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臣迨今中心惴悚未已豈敢言謝又数日遣弘問臣
曰今天下平靜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尭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万一有寃夫怨卒窺伺竊
發誠不可无慮後旬余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嘗殺人官捕
之急遂私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边林莽中
一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变服如盜入盜羣其盜不疑以其謀
告之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

太監賜白金文綺七奇明旦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士奇叩首盖大臣中先有導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者故至是有愛朕莫如臣之說　三朝

○宣皇卒某官弟就其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上悦之然稚齒未可進璟上謂曰你要東西与我說又曰先与你頭面看恐久之而去明日賜金玉珠宝首餙各一称又數日語近墻曰向見其家倉器皆銅行其貧邪又賜金銀飲食器具甚夥價數千緡明年上崩以女竟不入宮　野記

○永嘉黄文簡公淮永樂中以漢庶人之譖下錦衣獄十年憂畏不測積成勞瘁○仁廟嗣位覩天日存進孤卿宣德丁未主考会試后以病歸甫壽而久巳封少保年踰九十薨孝

具樂世以為榮癸丑公以父孝蒙䘏典即吉赴京謝留数月
至賜遊西苑乙卯春復赴京仲夏乃東歸后終于寢予輯名
臣通録未得其家傳銘志僅摭其省徵集略為之贊曰高才
懿孝夙榮遺際簡任輔　儲兢惕淬礪莫為而為省徵文
困久乃亨存陟三事退休凉和亦惟嚴侍橋梓並榮壽福隆
倫蓋頌其美耳　又旁詢其詳於博識諸士夫有謂方正孝之
誅夷尹昌隆之藉没許白云之極刑皆出于文簡因憶昔祭
酒刘益嘗見謂文簡好詆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在東陽对以淮素病瘵〻能染人自是有○旨免
奏对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尔之報
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于文簡則未必然若果有之則小
人之尤何得老死牖下好還之天豈憒憒然邪通録宜不敢姑
俟知者審焉

瑣綴録

○宣德中一日未申間天裂于西南視之若十餘丈時晴碧光
驗內外際畔了可察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合
○宣德中漢庶人事時亦旬匕莫定賴楊文敏數公者力勸親
征事以克濟正統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占天候氣為言
土木之潰既驗即畜南遷之議幸而其議不行不然事未可
知也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康顧公佐洪武庚辰進士永樂初自莊
浪令為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入為應天府尹轉通
政司宣德初進掌院事疾
上遣醫往視兩閱歲除 勑慰問俾致事賜綵幣永復其家刑
部尚書南昌衛公源永樂丙戌進士監察御史浙江副使入
署刑部右侍郎陞河南左布政使賑飢三年為刑部左侍
郎進尚書常奉 勑整飭北邊武備簡禁兵晚以足疾辭

詔免朝辭賜 勅發驛給舟車以還 其家二公皆同道爲
御史同大拜執邦法俱嘗典郡守声名相上下歸来今終亦
同而浙介公執人於大水沉附言云
○總督軍務自總兵官以下悉所節制蓋王靖遠麓川之役已
專事以來繼之者亦大繼靖遠者侯尚書璡也于少保在
京師王鹽山馬滄洲之於兩廣石璞於關外於湖貴王来當
於湖貴皆是命云總督二字蓋自宣德中巡撫總督稅粮始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謀然有嚴威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
不可掩者亦賴 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来
已受知于閣中盧陵楊公溥皆發奮之如初為指揮杜衡所
誣以魏尚書源從舍而衡以廣西繼為部李李友全所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又大同指揮張瑛嘗奏
令總戎石公彪然千戶張宣奏劾侍郎璉 朝廷皆置之死

祖宗扶掖人才之心其盛如此

○石瑛大保寇莊愍在憲年尚書富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皆不由科甲皆不喜進士石在工部遇觀政進士點人郎中厖隷言年尚書一日越常規於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尔進士爲此文耶展毓御史亦云寇公考進士問刑者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温言改容遵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校職官至○帝師且掌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其稱艷羡道盖拳拳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如此 野記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召臣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尔南齋宫論寛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又不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

聖恩已下璽書已明民間已知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对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尋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為說 上怒少解曰今欲再下勑寬恤必奉此為第一事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又曰如爾格不行然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对曰事有當變通者不宜執故逃民一事其初本因賦役繁苛不得已為偷生之計歷歲已久 朝廷雖已赦宥復業而家業尽喪非但歸无所資又有公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不能容則往往逃聚山林相結為非積微至著蓋有可慮願得 恩旨令所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今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听於所在附籍為民官給空閑田廬處之免差役三年庶以安其危亦以弭患于未萌

上曰此事須行蓋任彼在此皆　朝廷之民何須定逼之歸但得人安兄矣臣又言各処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〻西浙江商稅魚課旧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為一例

上笑曰此兩事皆須変通其課程納銀者悉改納鈔銀一兩折鈔一貫臣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於有司之貪汚暴虐請令風憲官考察奏罷

上曰然向使不罷刘観風憲亦未得靖尔此言是但有司中有廉幹能興利除害者亦令具名来聞用憑奨擢臣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〻循資歴授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闕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举務取廉公端厚識大体能為　国為民者仍属吏部審其所

保舉可用然后奏聞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文請令
法司凡保舉授官以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取問干證明白然
後奏聞請　旨提对庶幾不為先人誣陷
上曰然若所舉得人須保全之庶不墮小人之計
上又曰更責吏部須慎選縣令臣又言年來吏員太冗其間多
有昏昧愚劣不通文理今后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会同
考試選用臣又言今軍民中豈无文學才行卓然出衆及有
智謀才勇精於武略者請令群臣詢察保舉選用
上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用若有拘于例者宜當開廣臣言
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刘琳亦極刑家今不
在侍近乎汝于　勅諭中明言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外其余
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學並听舉用

上又曰此數事皆可書勑須下矣臣進曰愚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 上擇

上曰若復令人知即勑諭未下事已徧播於外矣臣對曰大臣固有謹厚者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臣退同濙議增十數事通錄明日進呈

上悅三月朔 御書遂下 三朝

○宣德七年八月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臣士奇且諭臣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

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緩輯凋瘵及得交阯

命總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

偹有大臣体諸卿誠不及之傾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
坐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旧人乃朝暮
奔走道路劳瘁不已殆非　国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処之南京根
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対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户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悦盖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東里集諸偹李記皆精當惟晚年所作寧国府一篇可疑盖
文昌事既不經而国李制亦死此考之歐陽文忠云不知祭
義者以孔子官立祠祭爲尊而崇為有德之報至斥為謬誤
以其巍然端坐語不合古祭用主之義也况宋李士太宰碑
已言我朝祭木主能革千載夷習矣而此文乃云冕服南服

以崇報也何耶　俱三朝

○陳介憲作疏勸

宣廟讀太學衍義

上怒自批其奏曰你道我不讀書我是怎麼作皇帝遂下獄父

母妻子姊妹凡男子悉同禁婦女下浣衣局凡七年

英廟踐祚什之幼女時才七歲不能名六畜必剛勁絕類后復

丞陳瀕死詳其刑籍　野記

○宣宗召吾鄉欽院判言欽謙汝江南人惺〻朕欲用某崇可

製与我謙对不解

上日与酒飲〻訖乃出如是者三

上曰何其吝乎謙曰臣醫受　陛下官祿先聖夫傳醫道者死

此手術亦无此手書所要不解

上怒命救力士以旂旅囊其頭持去及出朝死一人知者家中

失講問之太醫既不知訪諸市朝皆不知所在諸省部大臣潛索訪之一獄卒言知狀扣之曰今在錦衣獄以四鐵繩繫之加以三木与陳祚同处極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白亦不敢通問久之什出　同上

○户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文出使館晨発命館人烘韈誤燒一隻館人惧不敢告索韈甚急左右請罪笑曰何不早白欲餘韈易之弗及并存者弃之而行館人感德曰他則死故加捶者此平生總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汚吏驚惧即欲袒以俟公曰汝何与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汚吏猶惧莫測明日朝罷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汚精微文書怀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竟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

人之窮達有莫之為而為者

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弼入京擇日而後廷見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略與弼噤究以對左右怪之輒始言使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宿草備顧問竟不如志驚起因悚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蝎存焉頂額螫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耳噫此何莫非數也哉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凡百政務多出權宜因北征土木川寅天未及更正○宣宗在位十年天下承平因三楊俱南人陰為都南之意亦未議改如北京六部仍稱行在正統間始去行在二字文武官俸仍於南京倉關支戶部茶鹽引冊鈔板言有欲貯在戶部竟不從留馬快船於通州聽用至今行之蓋兩京並建兵冗費繁而求一時用兵而權宜之政遂因襲而為弊也　餘冬

○宣廟特三楊用事思天下之事不出巳進退勑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薦吏部尚書郭進不學无術但以老成至此尋　勑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巳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賍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保舉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于三楊之門皆由其保舉之權也西楊雖偏而无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后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沒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于中官王振邪正倒植矣　天順日錄

○胡順庵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之心實不欲居宰輔下耳觀其在鄉猶倚當道友声势自尊臣其地者避之不暇其於詩文有作即刊况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淺深而已　同上

与王文正愚人造門者不同也　同上

○予在斋讀圣夫書知佛為異端同瀕有掛其像者即斥其非以為名公鉅儒決不為此后居騐封造家宅見正寢東廡整室㬎必家廟問之曰佛堂也不竟駭嘆又以為文章名介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象也不覺失嘆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邪　同上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為其父作墓誌西楊却之不許因請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分之一求於東楊即納而為之稱許过实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為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為墓碑雖未識其人其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姿狀而発揚之必有实也彼祖吾復為之以當將衛遁所有行状功績可紀所以発揚之若佐死可述者荷称之过实非所以服信於后世也吾何以金帛為哉

予因思唐之張說受玄宗之玩物而德之盛爲稱許之辭於碑盖有媿於西揚者也　同上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爲巡檢得異術能燕白金凡寳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内爲之雖中官至押者亦不可得造其處嘗齎賜受已而縱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報惟户部尚書黄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惟不好戲命圍棊曰臣不会著棊問何以不会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弈棊之事所以不会上意不樂居数日勅黄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户部優閑之實踪之也向使蹇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势未必尽踈之則君德可脩天下肥矣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如何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黄

福自余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具載緇傳　同上

○工部尚書吴中奏対口音宏亮丰姿篤偉望之者知是享福之器貪財鉅万嬖妾数十人厥妻嚴正中惧之不敢犯宣廟知之嘗宴臣寮命伶人作惧内戯以咲之中雖媿而不罷也一日閱誥迎于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吴中一軸誥未宣之我所聞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欽是翰林代草欽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吴中一篇誥之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雖恚强咲容而已　同上

○宣宗　胡皇后无子宮中孫氏育英宗孫貴妃攘為己子遂得冊為皇后而廢胡為仙姑時仁宗張后為皇太后愛胡之賢且憫其无辜不使別居令入自所处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朝会宴享必命胡坐孫之上婦

姑之間恩礼甚篤孫常快々

英宗立尊　太后為太皇太后孫為太后胡后益謹謙讓不敢居

孫之右正統六年　太皇太后崩凡六宮有位号者皆得祭

奠胡不敢与太后之列惟与諸嬪御同弔太后知而見謂之意

胡因痛哭而朔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之事時楊士奇卧

病于家諸臣往問士奇曰當以后礼殮葬景陵問者曰此非

内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後世罵名諸臣因議以嬪

御礼葬天順六年孫太后崩

英宗尚不知已非孫所出惟　皇后錢氏知其詳亦不言八年

英宗大漸　后泣訴曰　皇上非　太后所生実某宮人之子

死于非命久死称号　胡皇后夫而死罪廢為仙姑其死也

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礼后位未復惟

皇上念之　英宗始悟卒如其言遺命大行尊崇之典錢后素

性孝謹絶无妬忌　英宗北狩每夜哀籲拜天倦則卧地因
損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目頤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
英宗在南城不自得　后每曲爲慰解後辟之後處　景皇后
猶不礼焉　寓圃雜記

○宣德中駕幸火師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而迎
但見儀從寒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在惟向北而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
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須臾之冡去左右有所問人皆不得聞
遂起火作開幄山衛請出書言之　同上

○長洲沈景暘卜易甚驗宣德初驛取至京命於午門上市卦
乃問英國公征南之事　景暘得占遂曰此大勝之兆明日正
午當得捷音俟其時果有飛騎至報生擒黎王不得其國一
刻不爽遂賜鈔幣遣還故里　同上

○宣德中吉水羅公汝敬剛正不屈爲權貴所擠以工部侍郎
兼翰林脩撰出使交阯回過吳中適大理卿熊槩巡撫肆作
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誣捕隨至抄沒冤号之聲上聞于天公
見而不忍且與槩有鄉里之好因以陰騭爲諭槩岸然不省
爲之益甚公至京覲見陳使事畢具以槩事奏
上其言甚切
上覽之惻然曰事有甚于此者即日召槩回以周文襄往代自
此東南存安矣錡六歲時侍先君可竹府君之側聞先君言
公事甚詳若有感衛之意不幸早孤其詳不復記憶止記跡
中有贊疏法網一言因書其大槩自聞羅之使有一僕死于
交其王饋一金人爲償身累肯用以償公公拒而不受其奉
使得体又如此云　同上
○陳御史祚面目嚴冷雖家人亦不假辭色宣德七年進大孝

衍義勸　上日勤

上大怒抄劄其家併捕其子姪瑄等同下錦衣獄不得相見者

三年備嘗苦楚

宣宗晏駕什出祚乍見瑄等畧無憐惜之意偶都堂顧佐來訪

祚命瑄等出拜但曰祚素不能庇此輩為祚累之　惟此一

言而已遣瑄等帰不問其生理其少恩如是　同上

○國家正旦冬至聖節凡大朝會先期百官皆赴朝天宮習儀

或灵濟宮惟翰林独不相傳

宣廟一日召翰林不至　上問故左右対以往習儀所

上曰翰林終日侍朕側尚何習為○其倒拜邪○自是不復習以

為故事○成化中上官汪直用事嘗使邏人　察諸司不法是

日學士王献檢討張太方在途接謁邏人执之以故事対

詔以問内閣時万安刘珝刘吉不能抗奏乃云有故事而致譴

故典不見獻太雖免罪而翰林不習仪之典遂廢惟内閣與東西两房至今不習盖

宣廟之命史官失于紀載故也

震澤長語

○文渊阁在奉天殿東庑之東　文華殿之前对　皇城深嚴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无敢过其地阁中惟侍使令惟厨役耳防漏泄也禁密文書一小匣右九上鑰之而不合太幸士暮出鑰其門匙置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索也故事禁中不得举火雖閣老亦退食于外相傳

宣宗一日過城上令内竪覘閣老何為曰方退食于外曰曷不就内食曰禁中不得举火

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独不可置庖乎今烹膳処是也自是得會食中堂又傳一日过城上睠閣老何為曰方对奕何不闻落子声曰其以帋　上笑曰勝也明日賜象牙棋一副至今

蔵閣中又內閣庭中花臺上有芍藥三本相傳亦
宣宗時植至今盛開　同上

○國初諸司皁隸止驅從而已宣德時始有納皁免役者聞
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皁天順以来
始以官品隆卑定之名數每歲皁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
皆出畿內并山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予未第時見京官索皁皁意頗薄之及仕官乃知其不可无
也後官出庫常以有害於义欵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
皁隸皁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數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
此事属兵部折俸属戶部事体窒碍不果行　菽園雜記

附録

○宣德中金板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
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為次傳

涵乃備題其扁曰不貪不食為民有見之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滯由是案牘清简囹圄空虛　容塘詩話

○舊制無巡撫侍郎非常宣德中吏部止有蹇尚書左右侍郎久缺后蹇奏保文選郎中鄭誠陞右侍郎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婿且久因觖望曰言于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做不得蹇遂奏准于中命久之假以巡撫各處為名保陞十二人為侍郎趙得　列巡撫江西此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蹇公之心實欺君矣　海涵万象錄

孤樹裒談卷之四終